

为看滑稽戏 情愿饿肚皮

◆ 周爱氏

老里八早

60多年前,我十三四岁,屋里有只无线电,每到吃夜饭辰光,会播放滑稽演员演个独脚戏。我顶欢喜听杨华生个节目,因为伊讲得有声有色,蛮噱、蛮滑稽。

一日中浪向,我一家头买票进了离屋里勿远个大世界。照一照笑痛肚皮个哈哈镜,随后打算看电影。走过环形走廊,看到橱窗里向有十几张大个戏照,仔细一看,发现是大公滑稽剧团演个滑稽戏《苏州二公差》,里向有杨华生演个人物。虽然我从来听没看到过杨华生本人,但还是认得出伊,因为勒阿拉弄堂对面有一片画室,画室墙面浪挂仔交关名人画像,有国画泰斗齐白石、电影明星赵丹、滑稽名家杨华生吃啥。因为经常看到表情蛮滑稽个杨华生画像,我就记牢伊个面孔特征了。

戏照勒了橱窗里展出,说明迭部戏已经勒大世界演出了。我老早就想亲眼看看杨华生表演个滑稽戏,听没想到今朝运道介好,勒滑稽碰到伊个演出,马上决定去寻伊表演个地方。我从底层噔噔噔奔到二楼,又上三楼、四楼,各个场子个节目牌浪浪听没滑稽戏

《苏州二公差》。咦,倒蛮滑稽。迭个辰光有一个胖笃笃个爷叔告诉我,近来杨华生迭班人马是勒大世界共舞台演《苏州二公差》。我拨伊讲得糊里糊涂,心里想,迭个爷叔勒了瞎三话四,拿我当洋盘,大世界搭共舞台明明是两个地方,勿搭界。胖爷叔笑嘻嘻讲:小阿弟,你依就勿晓得,从马路外头看,大世界搭共舞台隔开五六间门面,其实里向只有一墙之隔,现在迭面墙已经打通了,装了一扇门,进出共舞台好像穿弄堂一样便当。我好奇地问:葛末门勒啥地方呢?胖爷叔热情指点我:喏,依看,露天舞台东面,阿是有勿少人进进出出啊。我点头称是,就问伊:难道里向就是共舞台?胖爷叔讲:对啊呀。据伊讲,当时大世界搭共舞台是连勒一道统一管理,邀请有名气个剧团来共舞台演出,让观众开开眼界,票价也斜气实惠,散场以后还可以回到大世界里来看其他节目。机会难得,依勤错过。我拨伊讲得心里痒痒,连忙告辞,飞奔下楼,兴冲冲跑到门前,一脚刚跨进门槛,就拨一个工作人员拦牢,伊讲看《苏州二公差》还要另外买票。迭个辰光,我才发现附近有一只售票亭,旁边写得清清楚楚,票价一角。嘿嘿,我袋袋里向正好还有一角洋钿。

来大世界白相,我勿是单单为了看戏、看电影,本来还想尝尝老好吃个葱油饼,掰搭做个葱油饼又脆又酥,比外头做嘞好吃多了。我每趟来大世界,总要用一角洋钿买两只葱油饼当夜饭,慢品细尝,味道交关赞。现在我要是去看杨华生个滑稽戏,就勿好享受美味可口个葱油饼了,对我来讲,实在有眼勿舍得。

哪能办?看了“二公差”就听没吃“葱油饼”,吃了“葱油饼”就听没看“二公差”。是选“二公差”?还是“葱油饼”?是“葱油饼”?还是“二公差”?是二公差吃葱油饼?还是到苏州买二公差?想到滑稽里个绕口令,想到滑稽里个幽默,我还是舍勿得放弃看《苏州二公差》个机会,走到售票亭前头,手伸进裤子袋袋,一摸么感到勿对头呀,袋袋脱线脚,一角洋钿落脱了。触霉头,乃末真个要到苏州去买葱油饼味。

就勒我垂头丧气个辰光,忽然从裤脚管里滑下来一张一角钞票,我马上拾起来,开心得勿得了,买票进了共舞台。

为看滑稽戏,情愿饿肚皮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
微信扫码看视频

茄山河

概率好像是一门老深个学问。勒拉数学上头,先要学排列组合,再慢慢交深入学概率。

勿过,勒拉阿拉老里八早个辰光游戏里向,就接触概率了。“咪咚哩咪”是阿拉老一辈上海人晓得个游戏。现在普通话说讲多了,交关小囡只晓得“剪刀石头布”。其实迭两样是一式一样,发音个停顿也是错勿多。“剪刀石头布”发音时,勒拉“剪刀石头”后头停顿一歇歇,再重音说个“布”;“咪咚哩咪”发音时,在“咪咚哩”后头停顿一歇歇,再重音说个“咪”字。勿过,“剪刀石头布”比较形象一点。小辰光,阿拉勿但用手,还可以用脚“咪咚哩咪”。一脚向前、一脚向后,形成了“剪刀”;两脚并拢,就是“石头”;两脚并列分开就是“布”。

“咪咚哩咪”是两个人白相个游戏,概率上讲两人总有一人胜利,是二分之一。

人勿止两个哪能办?当年上海小囡就用“兵令兵冷气”个游戏。同样,勒拉大家喊“兵令兵冷气”个辰光,喊了“兵令兵冷”后,要停顿一歇歇,再喊一个“气”。勒拉喊“气”辰光,每个人从背后

老伙个出手,手掌或者是手背。其中只有一个人是手掌或者手背,就算胜利了。如果有八个人,一次成功,概率就是八分之一。勿过勿会掰样巧,总归要试好多次,才能出现一次。如果用概率算,就勿容易了。

“兵令兵冷气”也可以分组游戏。同样八个人,分两组,每组四人,也要好多次,才能恰巧四对四。掰搭也有组合搭仔概率个知识。

还有勒拉聚会辰光,大家排成一圈,“击鼓传花”选出一个人唱歌。掰个概率要用击鼓个频率和击鼓围绕人群个次数来计算了。如果讲,同样频率来讲,多少人参加,就是多少人个几分之一,相当简单了。

小辰光,还有个游戏。用四张小纸条,写上“官”“打”“捉”“贼”四个字。由“官”先猜其他三个人,掰是三选一,猜到了“捉”,就算赢了;接着再让“捉”在其他两个人里“捉贼”,掰搭又有两选一概率……

现在高中大学基本普及了,儿女们学学过排列组合搭仔基本个概率知识。阿拉人老了,搭仔儿女们一道温习一下迭个排列组合搭仔概率知识,祖孙三代一道“咪咚哩咪”,多少开心,天伦之乐啊!

「咪咚哩咪」学概率

◆ 刘其舜

妇女用品商店忆旧

◆ 冯济民

弄堂记忆

上海有名个淮海中路浪个妇女用品商店停业装修了。消息发布,引起勿小反响。我虽然是个男同胞,也对迭片店有眼留恋。因为我搭弄片商店有一段缘分。

当年,我屋里就住勒南昌路雁荡路口,搭妇女用品商店近在咫尺。1956年伊成立时,我已经8岁,可以讲我是看伊建立开张营业个。小辰光,饭后茶余或节假日,妈妈常常带我去逛商店,陪伊选购各种物事。当年,弄片商店里有小百货柜台,一般个日用品商品能买到。后来,我也成了店里个常客,有空欢喜到店里看看。外地亲友托买物事,我也会到店里去看看有勿有,价钿多少,买下来邮寄过去。

1968年,我拨分配到崇明农场。妈妈拿了录取通知书到店里

买一眼凭证供应个物事。其中一条十块洋钿买个蓝颜色棉毯斜气别致,因为当年绝大多数棉毯是灰颜色个。时至今日,伊已经陪伴我56年了。

1979年儿子出生,因妻子勒外地工作,伊拨寄养勒妇女用品商店对面沿马路个一家人家里。每天下班以后,我总会去看望儿子,抱仔伊到淮海路白相,到妇女用品商店看五颜六色个橱窗。记得有种橱窗里是动画布置,一条条鱼会得游。儿子看了拍拍小手咯咯笑,我也老开心个。

1982年,妈妈六十岁生日个辰光。我勒妇女用品商店挑选了一把折叠伞作为礼物。妈妈斜气欢喜,一直用到去世。现在,伞仍旧放勒门边个伞架浪,睹物思人。

1998年,我勒浦东买了房子,离开浦西,也远离了妇女用品商店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但旧日记忆始终难以忘记。

乡村顽童个零嘴儿

◆ 陈祖龙

一个甲子前,我住勒郊区。童年时代,屋里勿富裕,吃饱穿暖已属不易,零嘴儿是难得一见个。好在乡村皮小囡,可以勒田野河浜里寻到交关好吃物事,至今想来齿颊留香,魂牵梦萦。

柳树吐青时,叫来几个小伙伴,田边地头满地找茅草,找到了,蹲下细看,一根根笔直个茅草斜气可爱。拔起,小心撕开外层包裹,芯子里就躺着一条白嫩嫩个果肉,微甜清香,很有咬口。

小河岸边,高大个柳树枝杆虬突,树根入水,形成一道道不规则个罅隙,手指长短个青壳河虾顶欢喜躲脚里向。阿拉三五皮小囡轻手轻脚走到河边,每人能摸到几只。选种纯天然个绿色

水中尤物,现在农贸市场勿但难看到,价钿每斤也超过百元了。

有桑树个地方阿拉也经常光顾。四五月间,桑树上挂满了果子。由青变红,由红变紫,桑葚成熟了。枝叶间一串串硕大个桑葚果是阿拉个最爱。一把把捋下来,胡乱塞进嘴巴里,吃得满口生津,欲罢不能。

至于西瓜、南瓜、菜瓜、甜芦黍、黄瓜、西红柿等常见瓜果,想吃,随便到哪块地里摘就是了。乡里乡亲,谁也不会说闲话。小囡小肚皮,能吃多少?

乡村顽童个零嘴儿,至今难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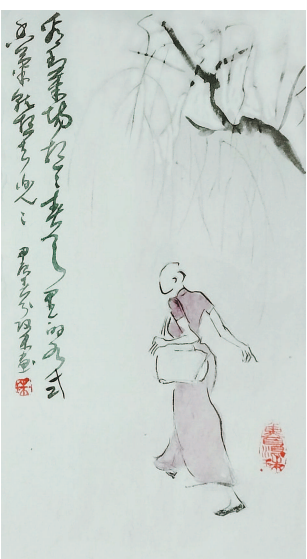
灶披间

清清爽爽 春天味道

◆ 沈一珠

春天里向,兜小菜场是桩让自家开心个事体,满眼是新新鲜鲜个春菜勤去讲伊,碰着法,还会有一点点人生哲学个意外收获。比方讲常去个选只摊头,买了春笋、蚕豆之后,伊又提醒一句:吃草头要抓紧咯,再过两天要老咯,菜苋头也要开花了……所以,就多买了迭两样。阿姨是个朴素人,讲个倒是大道理,有种事体,有种物事过勿勿得,要珍惜。

又去买了河虾半斤,家乡咸肉一条。春笋、蚕豆、咸肉、河虾可以烧只汤,就叫伊四鲜汤好了。烧起来也便当,春笋切滚刀块,水里焯一焯;咸肉煮熟,切成小手指末头粗细个条;蚕豆剥成豆瓣;开油镬,葱姜煸香,咸肉煸出猪油,笋摆下去一道翻匀,加料酒、适量水一道大火滚七八分钟,蚕豆、河虾一道摆下去,大火滚两滚,合好咸淡就好吃了。因为有咸肉,越笃越咸,所以,摆盐要当心,过头一点,就吃勿出春笋、蚕



豆自带个香甜之气了。掰天个草头还是有点老了,要一根根拣,掐脱老茎,再炒;酒香草头,白酒要稍许好一点,可以

帮草头加分;至于菜苋头,水里余一余,油、盐、糖、酱油一道拌一拌,一台子清清爽爽春天味道。

交关辰光,穿衣裳、烧小菜、做人,清清爽爽是一种比较难得个境界。前两天碰着一个网约车司机,就可以用清清爽爽来表扬。

一开门,弹眼落睛,车子里刹辣斯清勿算,手刹旁边还摆仔一瓶香薰花。司机对了手机末尾4个数,问清爽目的地,启动车子。一路攀谈,伊讲伊去年10月从湖北到上海,租了迭部半新个车子开网约车。开网约车辛苦,刚开个辰光勿适应,赔脱勿少钞票,现在稍微好点了。伊从前是厨师,学过川菜,开过三家地锅鸡店,特别好吃,生意也好。可惜后来勿大顺,最后付清十几万房租,关店了。伊讲伊还是要回去个,还是想开饭店,听没办法,就是欢喜。

记得伊个样子,小平头,戴副黑框眼镜,穿件汰得有点发白个咖啡色衬衫,清清爽爽个样子。

沪语趣谈

就餐用具称“碗盏”

◆ 叶世荪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把“碗盏”一词归入方言,这个方言的范畴应该包括上海话,上海人就常说“碗盏”,下面举几个海派作家使用的案例。茅盾在《无题》中写道:“我不过恐怕老鼠偷东西打碎了碗盏。”丁玲在《法网》中写道:“阿翠一边收着碗盏,一边含着微笑。”王安忆在《长恨歌》中写道:“穆先生不记得是怎么送走的客人,也不记

得洗没洗碗盏了。”这些“碗盏”大多指日常使用的餐具。

严格地说,碗和盏是两样东西,碗的容量大于盏,而盏一般指小杯子或浅碟子。在古人笔下,碗和盏放在一起,用来统称就餐用具,譬如清代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中写道:“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。”有时则是专指盛饭喝粥的碗,譬如元代杂剧《争报恩》中写道:“我问他讨粥钱,一个钱不曾与我,粥又吃了,连碗盏都打破了。”

网络上把前述《争报恩》台词中的“碗盏”说成是该词的源头,

未必准确。远在唐代,《朝野金载》中就有“碗盏”的说法:“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通,逼之也,同饮以碗盏一双,取其常相逐。”

此外,宋代还出现过“盏碗”的说法,《百宝总珍集》中有“水晶盏碗”“玛瑙盏碗”两节,详述其鉴别要旨:“凡看水晶盏碗,先看明净、雪白、伶俐,样制好,无纤毫破损”“凡要玛瑙盏碗,先看样范好,做得薄”云云。“盏碗”并不是“碗盏”的同义另写,而是指貌似碗的盏,或用如盏的碗;至今民间仍有使用,且不局限于某地方言。